

# 何塞·马蒂反帝爱国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在何塞·马蒂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刘承军

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是上个世纪末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0年了。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用洋溢着斗争激情的诗篇，用他那振聋发聩的演说，用睿智和热血，维护正义，唤醒了警觉，保持了穷人穷国的自尊，倾诉了对祖国、对美洲的真挚的爱。他奔走和呼号，为正义战斗沙场，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思想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黯然失色，相反，它在历史的考验中更加炉火纯青。

## 爱国者的警觉

1853年，何塞·马蒂出生于仍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古巴首都哈瓦那。马蒂16岁就因参加争取祖国独立的革命活动被捕，被判处6年苦役。随后，他被流放，过着流亡者的生活。1892年，他参与缔造了古巴革命党。1895年，革命再次爆发，马蒂是领导人之一。同年4月，马蒂率起义部队从国外返回古巴，5月牺牲在战场上。年仅16岁初涉世事的马蒂在他服役的采石场上，过早地亲身体味到了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苦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朴素的诗》里，马蒂这样写道：“在所有的无名痛苦中，/我知道哪一种最深沉，/人所遭受的奴役，/是世界上最大的悲伤。”

拉丁美洲人民，尤其是古巴人民有一种对大陆、对祖国的深沉的爱。这种爱其实就是从穷人的自尊发展起来的穷国的自尊。古巴人，拉美人，他们在提到祖国、大陆时，总象在倾诉一种内心深处痛苦的爱情。这是把星条旗插在别人领土上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爱国主义，理解是一种高贵的、正义的自尊。马蒂说，“大象不愿意在囚禁中生养第二

代；秘鲁的羊驼在印第安人粗暴地训斥它或者强加给它它驮不起的重负时，就躺倒在地上死去。人至少应该像大象和羊驼似地知道自尊。世界上应该有些尊严，正像应该有些光一样。当许多人丧失了尊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关心着他们的尊严。”爱国者就是那些关心着别人的尊严的人。

马蒂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者对于祖国命运的警觉。

马蒂的时代，美国已经开始暴露出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对拉美的野心，但是拉美大陆的人民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其实，从杰斐逊开始，美国就有侵吞古巴的战略计划。数届美国政府三番五次出价购买这个对它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岛。古巴的某些利益集团也希望古巴在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并入美国。何塞·马蒂尖锐地看出，西班牙已是日落西山的老朽帝国，美国才是拉丁美洲人民日后更危险的敌人，他提出了“两个美洲”的概念，一个是西班牙美洲，即“我们的美洲”，另一个则是来源不同、背景不同，按照马蒂的话说，是“天性和志向”也不同的“另一个美洲”。为了争取独立的事业，马蒂曾辗转墨西哥、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安的列斯群岛。深深了解自己的大陆和人民。他在侨居美国期间，从内部看透了美国这个未来危险的敌人。他说：“我曾生活在恶魔的心脏，因此熟悉他的五脏六腑”。他尖锐地指出，北方这个国家是不义的，贪婪的；它把旧大陆的一切罪恶带到了这块新土地上来，在奴隶的背上签署了自己的自由文书，甚至在慷慨的青春年代，他们没有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普遍意识。他们信奉的是自己的“需要”。他

在《美洲各共和国货币》一文中写道，今天在美国占上风的是那些将土著种族消灭殆尽，又对另一个种族（即黑人）进行奴役并靠这种奴役为生，征服并掠夺邻国的人。他提醒拉美人民：“一个轻视别国人民的民族，是被轻视者的最危险的朋友。”

马蒂熟悉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他并不是经济学专家，但他凭着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和对拉美人民的热爱，提出了经济战、贸易战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性。他在关税同盟、贸易伙伴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精辟论述赢得了许多拉美国家的信赖。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等国任命他为驻纽约的领事，乌拉圭委托他代表本国参加189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在一个崇拜物质文明的时代，在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代，马蒂果敢地指出，北部美洲把铁路、贷款、贸易这些“毒素”带到拉美国家来，就象当年的秘鲁殖民主义者皮萨罗把十字架带到美洲来一样，目的在于奴役。

19世纪末，拉美国家如嗷嗷待哺的雏鸟企盼经济的起飞，并没有意识到前景的险恶。马蒂在《美洲各共和国货币会议》一文里提醒拉美人民：“做买主的国家就是发号施令的国家，而做卖主的国家只能听候差遣……如果把商品只出售给一个国家，便是自取灭亡……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有过分的影响，这种影响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影响。”马蒂的这些思想是向广大拉美人民发出的警告。在同一篇文章里，马蒂还反复提到政治家的责任，揭露政客的腐败，他响亮地提出“执政就是要预见”。因为他知道，政治家的失误将是最严重的失误。

1889年美洲第1次国际会议前夕，何塞·马蒂渡过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寒冷的冬天。

拉美的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曾经有一个设想，召开一次没有美国参加的或邀请美国作为次要代表参加的拉美国际会议。他的这个理想未能实现。1889年，美国开始推行它的“泛美计划”，决定召开一次以它为中心的美洲国家会议，向拉美国家发出阴险的“邀请”。美国企图通过建立泛美联盟，在经济上建立一个美洲关税同盟，通过它剥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商业和金融地位，由美国充当拉美的供应者和资助者；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强制性的仲裁体制，由美国占据原来英国占

据的位置，充当美洲的大法官和仲裁者。

马蒂深深地替祖国担忧。他强烈希望不要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交给一个令人怀疑的国际机构去讨论，他更替整个拉美的前途忧虑，他说：“我要制止这样的事情，我要祈求，我正在祈求，我用我在这些姊妹国家的土地上赢得的全部信誉静静地为我的祖国服务。”马蒂相信，拉美已经到了宣布第二次独立的时候了。不应该过分渲染阴影，但是，不及时把真理告诉人民的人将受到惩罚。他通过一句名言表达了自己的使命感：“野心家的作用是煽动人，爱国志士的作用是使人警惕。”马蒂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表演说，在重要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在那些紧张的日夜里，没有一个人像马蒂那样痛苦。他坐在会议大厅的旁听席上，仿佛看见美国像一只恶鹰在大厅盘旋，企图把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抓在它的手心里。他默默地为祖国和大陆祈祷，把希望寄托在同胞身上。由于马蒂成绩卓著的工作，关税同盟和强制性制裁在会议上都没有获得通过。在马蒂的年代，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刚刚处于初始阶段，一切都还不明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还没有问世。马蒂之所以能先于别人察觉美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使他保持着穷国、小国、弱国的高度警惕性。这种警惕性和爱使他目光犀利，他说：“凡是在心中感受着祖国的痛苦，凡是警惕着、提防着的人，就必须查问。”

马蒂是拉美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享誉世界文坛的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尊马蒂为师；阿根廷大文豪、马蒂的政敌萨米恩托极力推崇他的文字。然而，马蒂生前只出了两本薄薄的诗集。在马蒂死后出版的近30卷《全集》里，诗歌只是一滴晶莹的水珠。他使用得最多的文体是新闻纪实、信札和演说辞。在这些诗一般的战斗语言中，马蒂付出了作为优秀诗人的绝大部分心血和才华。他的生命诗篇没有来得及全部化成文字，他的诗演绎成嘶喊、拼杀和足迹。

#### 彻底的人道主义者

马蒂的事业绝不仅限于古巴。他本来可以只关心古巴的解放，那将为他的斗争减少许多困难，但是他急切希望波多黎各能一起获得解放。他希望在

安的列斯群岛筑起一道屏障，挡住美国向整个拉美的扩张。他的事业甚至不仅限于拉美，生于弹丸岛国，马蒂却时刻关注着世界人民的命运。马蒂临牺牲的前一天在营地给他的战友写了一封未写完的信，被看作是他的政治遗嘱。信中，马蒂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古巴战斗的意义。他说：“自由的安的列斯群岛将挽救我们美洲的独立，也将挽救讲英语的美洲的不实在的、大打折扣的荣誉，并将维持世界的平衡。”

马蒂想通过古巴挽救整个拉美，挽救美国本身，并挽救世界。他用一句简洁而深刻的话把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起来，他说：“祖国就是人类，就是我们就近看到、并在其中诞生的那部分人类。”

马蒂所代表的人道主义既是一种广泛的人道主义，又是一种很具体的人道主义。在拉美，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是检验一个政治家立场的重要原则。一些貌似进步的政治家在触及这个问题时，就暴露了他们的不彻底性。马蒂的时代是实证主义已在拉美兴起的时代，在有些人眼里，一切欧洲、美国的都是文明的，一切土著的都是野蛮的。但是，马蒂在《我们的美洲》里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美洲应当同印第安人一道获得解放，有了以此为己任的子女，我们的美洲就会蒸蒸日上；若是依了投靠正将其境内的印第安人置于血泊的北美军队的那些叛逆们，我们的美洲就会每况愈下。”

马蒂一方面教育人民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教育人民克服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和狭隘意识。古巴是一个人种混杂程度很高的国家，马蒂在一篇题为《我的种族》的文章中告诫人民：“只要说人，就说出了所有的权力……黑人的性格会各不相同，甚至相悖，但他们绝不会也绝不想结成一伙去反对本性也各不相同的白人。黑人对奴役制度厌恶已极，他们绝不至于再主动投入肤色奴役的罗网之中。”

在马蒂的思想中，有许多这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内容。比如马蒂说，为了和平，我们准备战争。我们进行革命，不是为了把领导者变成总统，而是为了根绝革命；在这种革命中，全世界各国的和平人民一起起来反抗，当一次兵，好让自己或任何旁人永远不用当兵。这正是秘鲁诗人巴列霍用诗的语言

所说的“为了被压迫者，也为了压迫者的自由，杀死死亡”，也是马克思用政治语言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这是一种穷人的情怀、穷国的立场孕育的人道主义眼光。这种穷人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狭隘的人道主义，不是带有附加条件的人道主义，更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所推行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穷国的历史上、穷人的身上没有殖民主义的污点，没有帝国主义的嫌疑。他们的底层地位，他们对屈辱的体验帮助他们战胜仇恨和狭隘。他们向往善良、美好，他们要恢复的是全面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马蒂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帝国主义无视的，故意回避的正是这种普遍的、全面的人性。

### 我们的美洲

马蒂对拉美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明确地说出了“两个美洲”的存在，更在于他用满腔的热血和充满激情的语言把“我们的美洲”牢牢地种在了拉美人民的心里。为了扭转帝国主义规定的历史发展轨迹，马蒂一边严格地告诫人民，一边热情地唤起人民的自尊和自信；拉美早晚需要和北部美洲建立正常的关系，否则是不理智的，但是这种关系的前提是在强国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尊严、信心、勇气和才能；先有力量，然后有平等，有了平等，才有关系。

《我们的美洲》是何塞·马蒂的一篇最著名的散文。它奠定了拉美作为一块自尊的大陆的基础，如今它已成为拉美人民的精神财富。马蒂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穷国的看法，根除殖民地人民的奴化意识。他从文明观上否定了当时流行的用以解释拉美历史的文明-野蛮模式。马蒂说，根本不存在这种冲突，只有虚伪的学识和人的自然天性间的冲突。为了扫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毒害，马蒂从拉美古代印第安文化着手分析。在《美洲古代人类及其原始艺术》的散文里，马蒂充满自信地讴歌自己的大陆。他写道，在诸多原始民族的艺术中，凡处在与美洲艺术相似的幼稚阶段的，就其数量之大、感染力之强、手法之果断、讲求新意、富于装饰，……无一能出其右，……有些民族肯探求，如日尔曼人；有些民族会建造，如萨克逊人；有些民族能理

解,如法兰西人;有些民族善辩论,如意大利人;而惟美洲人能有坚定的信念。马蒂用热情、优美的文字赞颂本民族的英雄人物。由于他的努力,这些人物的伟大人格得以展现在本民族和全世界面前。为了将这种民族自尊一代代传下去,他专门为拉美儿童创办了《黄金时代》杂志,亲自用儿童喜爱的语言描写玻利瓦尔、伊达尔戈神父、圣马丁、拉斯卡萨斯主教。

马蒂在《我们的美洲》中用最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正确的治国方针,为人民确立了一个好政府的标准。他说:“在美洲,一个好的执政者不是那些知道德国人或法国人如何治理国家的人,而是那些懂得自己的国家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人,他们懂得如何以产生于本民族的方法和制度全面调动这些因素,朝着人人向往的境界迈进。”基于这种认识,马蒂提出了他的第一个治国口号:“所谓政府,就是对于本国各种自然因素的平衡。”与之相应的他的第二个治国口号是:“了解就是解决”。他说:“欧洲人和美国佬的书本都没有揭开西班牙美洲的谜底……应该把从印加人直到目前为止的美洲历史源源本本教给学生们,哪怕不教古希腊邦主们的历史也没有关系。我们宁可要我们自己的希腊,而不要不属于我们的希腊。”他赞扬美洲的青年已经挽起衬衫的袖子,伸出手来揉面团,用他们的汗珠来作酵母发起面团。他说青年们知道,模仿已经过多,挽救的方法在于创造,这一代人的口号就是创造。马蒂提出的创造的口号被更年轻的一代拉美人接了过去,20世纪初,民族自尊和民族创造精神在拉美成为取代西方实证主义的主流思潮。

今天我们纪念马蒂,并不只是把他当作偶像,肯定他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更重要的是认识马蒂思想的现实意义。世界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这是决定马蒂思想现实意义的关键。我们没有理由过早地

相信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也没有必要忘情欢呼世界趋同化的进步。文化征服的帝国主义野心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文化、民族、国家间的歧视依然存在,不过是出于利益需要,被适当伪装了;南北差距依然存在,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对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像马蒂那样负责任地查问,都能觉察到。不仅第三世界的思想家在提醒,西方思想家有表述,而且帝国主义大国的思想家也有自供不讳的表白。

然而一百年来世界毕竟大大地进步了,马蒂的具体结论也许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具有醒目、警世的意味;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继承马蒂的品格。如果人们都能像马蒂那样具有爱国者的责任感和警惕,就不会有人置祖国的安危于不顾,沉湎于金钱和分寸得失,就不会有人读职和拿祖国的长远利益当儿戏,世界上就会少一些民族冲突,多一些人民的战斗团结。如果能像马蒂那样以发扬民族创造力为时代的口令,世界就能在民族多元化的前提下更快地走向真正的、人民所企盼的大同。

这就是马蒂爱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

#### 参考书目:

Jose Marti: *Paginas Escogidas I. II*.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La Habana, 1974.

毛金里、徐世澄编:《何塞·马蒂文选:长笛与利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著:《何塞·马蒂:反帝国主义战士》,丁冬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

《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选》,拉丁美洲研究所藏书。